

那些年读林清玄

□ 凌亮

上午在君子如玉的微信上看到勇军留言：林清玄走了，可以让他的读者写点文章。我欲回，但怕答不下来，一时交不了差，故点赞离开。稍后，侄儿百川发来官方微博信息，说小时候在我家老房子里看了他的不少书。那大约是2006年我把他转到城里读初中住在我的那一段时光吧。

2000年，我来城里教书，一家三口蜗居在建筑面积不到5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小房子里生活。在重新装潢的时候，阳台被我充分利用改成了书房的主要部分，原先的木制玻璃窗全部换成了铝合金窗户，这样光线较之前明亮了许多。阳台内左右两侧竖起半人高的书架，中间搭建了一个两米长的书桌，既可伏案看书写字，又可写字画画。总之，有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当时街上有几家生意颇好的个体书店，得闲便常去逛逛。我记得买的第一本林清玄的书是《可以预约的雪》，是在“三毛书屋”买的。今翻开，上面落款时间是辛巳（2001年）冬。印象深的是当时一套有十多本，而我只买了《可以预约的雪》和《飞跃

蓝天的白云》，其他想买，可囊中羞涩，后来那些未买的我站在店里差不多也看完了。当时喜欢林先生的文章，一是发现文章也可以像他这样像生活聊天一样来写；二是他写自己的生活动人的生活不矫饰，清新隽永，诚挚而富于智慧，让人深受启迪。无论是写情感的挫折，还是人生遭受的痛苦，这些都作为成长经验在他的笔端自然记录下来，并且把它化为美好的境界，让读者读来深受感动，并懂得珍视自己的生活。这样对待人生的诚恳坦然淡然的态度让我感觉他和其他作家不一样。首先他敢于写真实的生活。这就像当年读贾平凹的小说的时候特别爱读他的序文一样，读者是需要作者的某种“交心”的。今天再读《可以预约的雪》的序文“悲欣交集的一九九七”，我仍能感受到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痛苦里化悲痛为力量，呈现自己生命的欢愉，并相信向着明亮和温暖的方向飞翔，终将会把美好的东西留存于世。

当时我正尝试写作，我问何从狭小的生活空间和来自农村的拘谨与自卑中打开一扇窗表达自己？唯一可以借

鉴的就是阅读作家们的作品。不同的作家不同的语言风格，那些接地气接人气的、对人间怀着悲悯情怀而又能让人从他的文字里获得智慧和温暖力量让人开悟的，在当时更适和我的阅读。于是后来我陆续买了林先生的《清音五弦》《在云上》等十多本书，有一位朋友知道我喜欢他的文章，还买了他的《思想的天鹅》和《感性的蝴蝶》两本书送给我。这令我非常感动！可以说，那些年我读林清玄，是在不断地学习怎样悦纳提升自己、包容他人，从普通的生活里发现“真、善、美”。几天前，我一拨朋友喝茶聊天，在谈到日常生活的时候，我说了“空杯也要放下日子里的一切，这些都是生活馈赠给我们的最好礼物，我们正在经历的每一天，其实就是最好的日子”。这是人生态度啊。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最好的人生是五味俱全的人生，有苦有乐、有笑有泪、有爱有恨、有生有死、有低吟有狂歌、有振臂一舞也有孤独然而泪下，酸、甜、苦、辣、咸此起彼伏。”没有经历五味杂陈怎知“人间最美是清欢”？

今天林先生走了，我想起前不久一

位朋友问我借书的事，面对一壁图书，我琢磨着借什么书给她看呢？后来我把林先生的《情深，万象皆深》《心美，一切皆美》《境明，千里皆明》三本书借给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借这三本书给她，或许就是因为林先生的文字太美了吧。林先生今天走了，网上怀念的文字又是一箩筐。我在一篇《如茶一般的男人淡淡散去》的文章里读到这样的话：“小时候，林清玄经常蹲在家中祭拜祖先的那个桌子前写作，因为他们家里只有一张桌子。他的母亲时不时就进来给他倒水。然后问他，我看你整天都在写，你是在写心酸的故事，还是在写有趣味的故事？他就说心酸的也写一点，趣味的也写一点。他的母亲就说，心酸的少写点，趣味的多写一点，人家要读你的文章，是希望在你的文章里得到启发，得到安慰，得到智慧。而不是读了你的文章以后，立刻跑到窗口跳下去，那这个文章就没有意义。”这件事直接影响了林清玄后来的写作，他的文字单纯质朴、清新隽永、蕴含美好、意味深长。那些读林先生的文章，我受到启发，得到安慰和智慧。我把自已从阴暗的角落里带到了明亮的地方，拎着自己一路成长。我被无边的温暖和人世的美好包围着。包括今天我在自己的内心坚守着“愿与人间一切美好同在”的思想不能说没有得到林先生文字的滋养。

今天林先生驾鹤西去，作为一名读者，我想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还像从前一样，沉浸在他苦心经营的文字里吧。

酸橙

□ 傅菲

及实用的重物，也挂在树上，以前是挂在木梁上的，如待修的水桶、漏水的锅、猪槽。我父亲又说，挂在树上多难看，还会把枝桠压坏了，树上开满了花，花下是猪槽，看起来就不像话。

橙子像个小篮球。我搞一个抱到学校去，抛来抛去，当玩具青皮磨出青色的汁，有些刺激眼睛。手反复搓青皮，手掌也发青，抹到女同学的脸上，让她一节课掉眼泪。

橙子熟了，唯一吃它的，是鸟。黄黄的橙子，墨绿的树，鸟躲在树叶下，吃得忘乎所以。树上有了许多鸟巢。大山雀、斑鸠、树莺，都有了。还有松雀，在花开的时候，它来了，羽毛暗绿色，啄食花朵，喳喳地叫，像孩子吹不着调的口哨。鸟啄食的橙子会腐烂，掉下来。没有啄食的橙子，不落地，还吊在枝桠上，第二年又返青。代代橙子，四季黄。

过了几年，橘子树蓬蓬勃勃，树冠有一个稻草垛那么高。看着满树的橙花，我大哥不免叹口气，说，这棵橘子树，像一个漂亮的女人却生育畸形怪胎。我书读不好，我母亲以橘子树为例，教育我：“你看这棵橘子树，好看，结的橙子却难吃，谁都喜欢。做人也一样，光有外表漂亮，内里无货，也是没用的。”

据说，有一种虱子，不寄生在人或动物身上，而是寄生在植物身上，尤其是果树，如橘子树、桃树，猕猴桃。有一年，橙子树干上，起了密密麻麻的黑斑，就是这样的虱子寄生。父亲是这样说的。黑斑像牛皮癣，树皮一层层脱落。我大哥把刀磨得雪亮，笑哈哈地说，这下好了，可以砍了当柴火烧。父亲买来咪咪丹，拌在石灰水里，涂满了树身。第二年开春，树身又发了新皮出来，青黄色，有亮亮的油光。以后再也沒得病虫害了。

有一次，我表哥来，看着树上黄澄澄的橙子，烂在树上，很是惋惜。他是镇里有名的厨师，善于烧酒席。有人做喜事，能请他掌勺，可是莫大的面子。他对我母亲说：“二姑，这是好东西，烧鱼，用半个橙子，放点盐水煮，比什么都鲜，什么佐料也不用放，做酸汤也好，不用醋不用酸菜，是做酸汤最好的料了。”我母亲说，哪有酸橙子烧菜的。表哥掌勺，烧了鱼，烧了酸汤。我母亲吃了，说，确实是好味道，一个酸橙，烧出两个好菜。

邻居也知道酸橙可烧鲜鱼，烧酸汤，家里做喜事，提个篮子来，向我母亲要十几个酸橙。提篮里，还拎十几个鸡蛋来。我母亲怎么也不收，说，算是烂在树上的，现在可以提鲜，算是没白种了它。

中年以后，我父亲患了一种病，就是打嗝。呃，呃，呃，怎么也控制不住。父亲是很少干重体力活的农民，不因受过重而产生内伤。去市里的几家医院，都没查出什么病因。中医也看了好几家，中药吃了几箩筐，没效果。我母亲提心吊胆地担忧，没查出病因的毛病，多可怕，像一颗地雷埋在身体里，可地雷在哪儿，查找不出来，多让人害怕。我父亲是个乐观派，打嗝怕什么，不就是喝水呛着吗？吃饱了撑着吗？有人说，喝黄鳝血治打嗝，他三天两天，晚上提一个松灯，去田里照黄鳝，杀黄鳝吃。有人说，喝番鸭血治打嗝。他又各家各户请求，杀鸭子了，叫一声，把鸭血留下喝。

三年多的时间，打嗝也没停下。停下的时候，是睡着的时候。父亲说，医生也求了，菩萨也上了香，土地庙也上了猪头请，算是神仙也没办法了。我父亲说，这是病，不是好几年了。父亲说，啊，大小医院看了十多家，没结果。知青是个医生，返城后学了七年的中医，他说，有一样东西，可以断病根，只是很难找。父亲说，打嗝太难了，难找也要找。知青说，说难找也好找，用酸橙泡水喝，喝三个，便好了。我父亲把他拉到后院，说，这不是酸橙。知青说，甜橙熟后会自然落蒂，酸橙不会，你这棵就是酸橙子，不采收，四季有鲜果。

有一年，一个收木料的人，来村里收木料，拉到浙江做木雕家具。他见我家的酸橙树，对我父亲说，这棵树要不要卖呢？按老樟木的价格。父亲说，酸橙树收去干什么，又不是酸枝。收木料的人说，酸橙木打木床，比任何木头好，蚊子也不会用。我父亲开花，钱再多，也不会用，树却年年开花，是钱换不来的。

吉狄马加的诗

感谢一条河流

当我想念您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那一条河流
我就会想到河流之上的那一片天空
这如梦的让人心碎的相遇啊
为了这一漫长的瞬间
我相信，我们那饥渴的灵魂
已经穿越了所有的世纪
此时我才明白，我是属于你的
正如你也属于我
为了这个季节，我们都等了很久
这是上帝的意志？还是命运的安排？
为什么欢乐和痛苦又都一并到来
我知道那命定的关于河流的情结
会让我的一生充满了甜蜜与隐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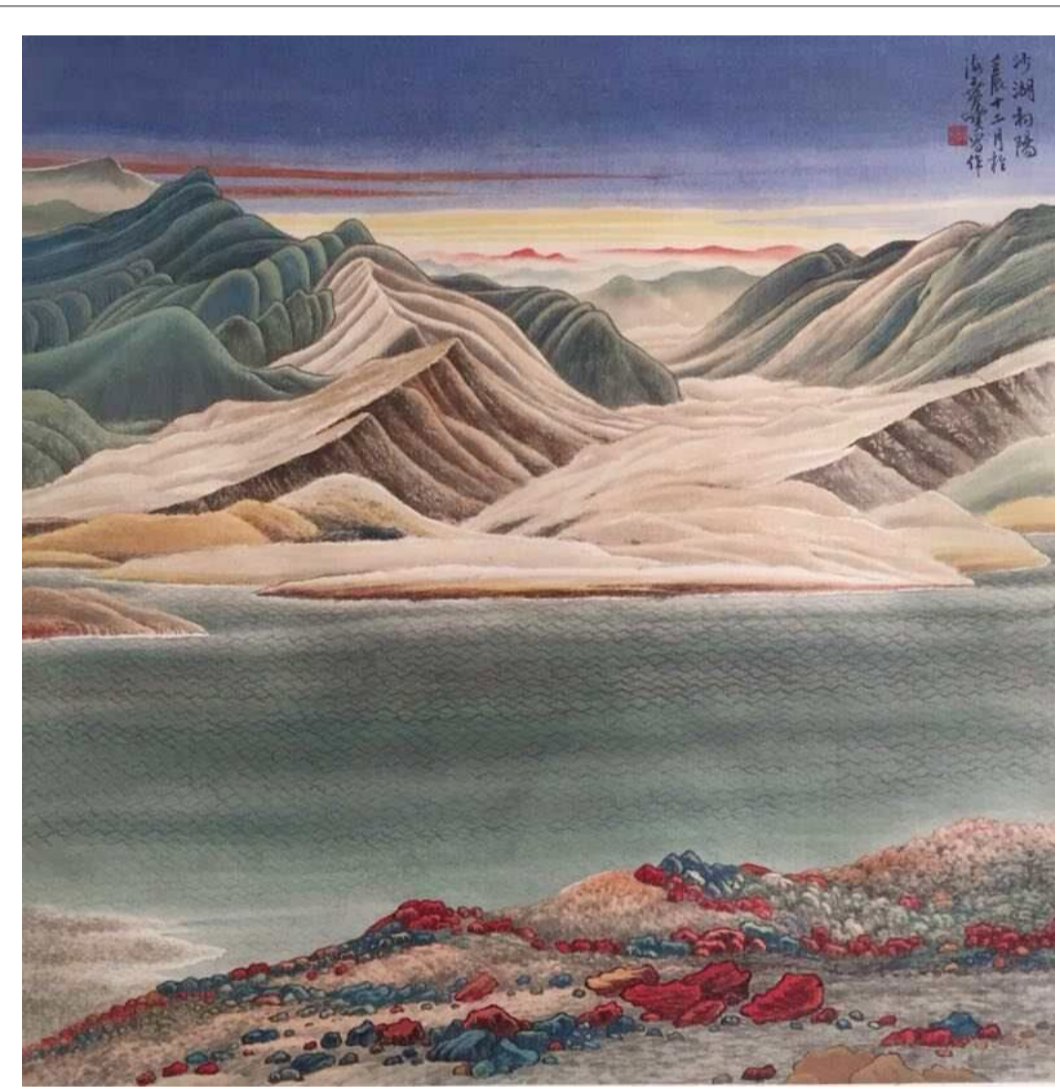
感恩大地

我们出生的时候
只有一种方式
而我们怎样敲开死亡之门
却千差万别
当我们谈到土地
无论是哪一个种族
都会在自己的灵魂中
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
是大地赐予了我们生命
让人类的子孙
在她永恒的摇篮中繁衍生息
是大地给了我们语言
让我们的诗歌
传遍了那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世界

当我们仰望难灿的星空
躺在大地的胸膛
那时我们的思绪
会随着秋天的风儿
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大地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往往在这样的时刻
我的内心充满着从未有过的不安
人的一生的都在向大自然索取
而我们的奉献更是微不足道
我想到大海退潮的盐碱之地
有一种冬枣树傲然而生

尽管土地是如此的贫瘠
但它的果实却压断了枝头
这是对大地养育之恩的回报
人类啊，当我们走过它们的身旁
请举手向它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作者简介：吉狄马加，彝族，1961年6月生于中国西南部最大的民族聚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其诗歌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或地区出版了近六十种版本的诗集。曾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奖、郭沫若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奖、首届洛桑文学奖、柔佛文学奖、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诗魂奖、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欧洲诗歌与艺术奖、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卓越诗歌奖、布加勒斯特城市诗歌奖、波兰雅尼茨基文学奖、英国剑桥大学徐志摩诗歌节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创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凉山西昌邛崃国际诗歌周以及成都国际诗刊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



散花坞 (1999)

重彩 沙湖初阳
黄昌宝/作

忙年

□ 伍劲标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的新年的气象来。”这是读书时代背下来的鲁迅《祝福》的开头，真不错，农历的年底最像年底，大家都忙着，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忙。

当年记住的关于农历年底的文字，还有老舍《骆驼祥子》里的那一段：“祥子的眼增加了亮光，看见路旁的年货，他想到曹家必定该送礼了；送一份总有他几毛毛钱。”

我在小镇的集市上边走边看，我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年货，于是也和祥子一样，我的眼也增加了光亮。

人会跟着这样的日子忙碌起来；不由自主地，生出了许多事儿。年货多少是要置办一些的，吃的，喝的，对联，灯笼。还要有鞭炮，辞旧迎新，没点热闹可不大象。

这两天的太阳，灿烂温暖，撑起竹竿子，把年味晾晒出来。猪肉，腌鱼，板鸭，猪蹄子，猪口条，沉甸甸的，把竹竿子压弯了，成了一个凹下去的弧形。

小孩子很开心，今年寒假放得早，日子过得有点无聊了。童心里，巴望着的都是过年，吃的在其次，主要是有好东西玩，从动漫到游戏，到玩具，都要尽量释放。还有压一点小小的烟花筒子：等着自己长一岁，也等着压岁钱——“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最开心的还是商家，似乎永远有来往不息的顾客，好像东西不要钱一样，尽情购买。过年，是情人之间送礼物的好时候，小镇的快递处，一个胖胖的

姑娘拆开一个包裹，是一大捧情人草和或是满天星之类的干花。小姑娘的眼睛本来就不大，看到这捧花，眼睛幸福得眯成了线。

公路上跑的，都是新车，亮丽，耀眼，以前的小伙子们是“有钱没钱讨个老婆过年”，现在是“有钱没钱买辆新车过年”。不过，交通在这个时候几乎陷于瘫痪，无穷无尽的拥堵让开车成为一种负担。人仿佛都走到户外，都要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赶来赶去，就像迁徙的候鸟一样。

小镇的理发店也是个忙碌拥挤的场所。剪头发，染头发，刮胡子，修面，掏耳朵……满面通红地出得理发店，摸摸脸，摸摸头，看上去倒是真的年轻了不少。看来，正月里不剃头之类的风俗，在乡村还是有着一很固定的地位的。

这些年来，过年的习俗保留着的或改变着的，都在这一段时光里浪花般翻腾着，吸引着。年前，千军万马的游子从遥远或毗邻的城市赶回，都是为了感受一下这年味儿。媒体在传递着春晚的消息，同样紧锣密鼓的还有春运，返乡的民工在这个时候成为社会主流。电视广告不断地插入，是回家和团圆的主题，伴随吃的喝的，汤圆的广告要持续到正月十五。

季羨林先生说：“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但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

流水光阴中，镜中红颜会落霜，我们在岁月里，被时光轻轻地撞动着，有风有雨的前行，每一年过年都很忙，每一年过年都有真真正正最美的风景。